



+21

WE ARE ALL SECOND-HAND ANIMALS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二手的组装动物，但这种与动物间的联系和相像却让我们沮丧，因为这种拟态现象意味着一种缺陷，即人不独立，不独特，也不自然。我们是上帝一种不稳定、随时需要完善和更新的产品。不过很多时候，正是我们与动物间这种令人无法把握的相像和联系形成了文学和艺术。我们一边进化，一边修补，一边愤怒，一边创作。

我们都是 二手动物

赵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都是二手动物

赵彦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PLUS
TWENTY ONE
BOO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都是二手动物 / 赵彦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6
(+21 系列丛书)

ISBN 978-7-5321-4385-6

I. ①我…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2676 号

我们都是二手动物

赵 彦 著

总 策 划 : 顾 伟

责任编辑 : 毛静彦

装帧设计 : 杨 军

美术设计 : 田 园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x1194mm 1/32

印张 3.25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一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1-4385-6/I · 3399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电话 : 54742977

Part 1

- 08 一手的动物，二手的人类

Part 2 / 鹦鹉VS福楼拜

- 13 戴白手套的鹦鹉
16 那些动物们……
19 癫痫的鹦鹉
23 福楼拜这个人，不如福楼拜这个作家
27 戴白手套的鹦鹉

Part 3 / 蚂蚁VS达利

- 31 头发·蚂蚁·达利
34 头发和密集恐惧症
37 亵渎死亡还是赞美死亡？
41 不朽的达利

Part 4 / 龙虾VS奈瓦尔

- 45 牵着龙虾去散步
48 和龙虾一起散步
50 偷窃乃高度魔幻之举
54 性无能+疯狂+自杀=诗人

Part 5 / 蝴蝶VS纳博科夫

- 59 **为什么是蝴蝶？**
- 62 蝴蝶与文学诡计
- 64 一只喜欢独特性的蝴蝶
- 68 在阅读中，没有绝望
- 72 三个纳博科夫

Part 6 / 猴子VS弗里达

- 77 **淫乱的猴子**
- 80 猴子是我们的负数
- 82 “我不是病人，我破碎了”
- 87 我们为什么需要弗里达？

Part 7 / 孔雀VS奥康纳

- 91 **希望有一天这里到处是孔雀**
- 94 理性的人类，非理性的动物
- 96 四十只孔雀
- 99 做一只健康的孔雀

我们都是二手动物

赵彦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序

如果没有书，在古代传授知识这类活计就会变得可疑，发展得好它会成为一门宗教，发展得不好就是邪说。虽然苏格拉底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徒，但我们对苏格拉底仍有不满，因为他没有著述。因为最伟大的言说也有飘乎不定的性质，而且口语支离破碎，容易被它的反对者钻了空子。

所以要有书。

今天我们说的书是那种有着性感的触觉、书页从指间温柔滑过时发出哗哗的动听声音，火，经常是火，充当它的觊觎者和毁灭者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种文明媒介，而不是新近问世的扁平的电子屏幕。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因变化剧烈而显得不连贯的时代，书这样的事物也被迫带上了脚注，因为日新月异的高科技随时准备肃清一切，包括吞没于战火的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亚力山大图书馆的传统书。微博时代的来临，书写更是成了这样一样事物：智慧被碎片化、观点被复数化，知识，不再是精英分子的专擅；而虚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尺度。

可以这样说，在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平庸是要精打细算的，因为每个人都借由电子媒介成了有能力的创造者。博客、微博使出版变得平民化，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从未有过的创造力，有人在写，有人在拍，有人在画，有人在做，有人在行走，有人在否定，有人在转身，风尚刚刚被确立就被翻去了——创作一种事物变得容易，而维持一种事物变得困难起来——这个新得让人来不及观看的世界虽然令人焦虑，在变化方面也显得无情，但在激发人的创造力方面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我们从未看到这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和创造者。

意大利作家艾柯曾在巴黎新居迎来他敬仰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当艾柯为他杂乱的新居表示抱歉时，这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不动声色地安慰他：“我理解，这是草稿。”



我们也多想这样说：“不要慌张，不必激动，这是草稿。”这的确是一个草稿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还没来得及确立起纪律和权威，但每个角落都充满灵感和创造的活力。尤其是当我们看到那些年轻人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写下那些真诚缤纷的句子、用颠覆性的线条观察和描述意义多重的世界、用自己杰出的手工表达对生活的尊崇和热爱，当这些年轻人羞怯、兴奋、煽动、彷徨时，我们像他们一样羞怯、兴奋、煽动、彷徨。我们不由得觉得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了：创作和出版变得平民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人人可以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双重身份的时代正在来临。

于是有了我们这套“+21”文丛。

在微博时代有可能将智慧和写作习惯碎片化的情势下，我们这套“+21”将担负起一种挽救。或者拯救。

事实上这套正在问世的“+21”文丛就是一群年轻人创作的草稿：新鲜、多样、个性、独创、前所未有、可以随时被自我否定(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生活等各个方面)。在这些新兴的书中，我们允许混乱，但必定有新知；我们允许荒诞，但必定有锐利；我们允许矛盾，但绝不能重复。可以说，“+21”是我们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丛书——21，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数字，它既是我们假想中这套丛书的作者和读者的大致年龄数，也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数字(21世纪)、文丛出版地上海这个城市的区号，当然，它更是我们灵魂的重量——美国有科学家称人的灵魂重21克。——每个年轻的躯体都有一颗善感沉坠的+21心灵。

“+21”将在这个传统书没落的时代创造一份阅读的奇迹。



2012年2月4日

我们，也懂得如何分割自己，
但只是分成肉体 and 碎语，
分成肉体 and 诗歌。

一边是喉咙，另一边是笑声，
轻微，很快就消失。

—— 维斯娃娃·希姆博尔斯卡《自切》

	Part 1
08	一手的动物，二手的人类
	Part 2 / 鹦鹉VS福楼拜
13	戴白手套的鹦鹉
16	那些动物们……
19	癫痫的鹦鹉
23	福楼拜这个人，不如福楼拜这个作家
27	戴白手套的鹦鹉
	Part 3 / 蚂蚁VS达利
31	头发·蚂蚁·达利
34	头发和密集恐惧症
37	亵渎死亡还是赞美死亡？
41	不朽的达利
	Part 4 / 龙虾VS奈瓦尔
45	牵着龙虾去散步
48	和龙虾一起散步
50	偷窃乃高度魔幻之举
54	性无能+疯狂+自杀=诗人

Part 5 / 蝴蝶VS纳博科夫

- 59 **为什么是蝴蝶？**
- 62 蝴蝶与文学诡计
- 64 一只喜欢独特性的蝴蝶
- 68 在阅读中，没有绝望
- 72 三个纳博科夫

Part 6 / 猴子VS弗里达

- 77 **淫乱的猴子**
- 80 猴子是我们的负数
- 82 “我不是病人，我破碎了”
- 87 我们为什么需要弗里达？

Part 7 / 孔雀VS奥康纳

- 91 **希望有一天这里到处是孔雀**
- 94 理性的人类，非理性的动物
- 96 四十只孔雀
- 99 做一只健康的孔雀

一手的动物，二手的人类

开始写这本随笔的几天前，我和同事因为一桩与插画有关的工作拜访了一位朋友。

你知道吗？我们人类——从很多方面讲——每个人都对应着世间的一种动物。

我吓了一跳，因为话题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转移到我们事先根本没有预防的内容上来——由于我们谈的是严肃的自然科学，而在这之前我们聊的是插科打诨的艺术工作，两者之间的鸿沟就像岩石和空气，但是要填平这道鸿沟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当中有谁，我不记得是谁了，说了一句“事物时间心灵对我们来说都是模糊的”之类的。在抽象层面上，任何事物和话题都可以串通，在高级意识层面上，没有分类学，就如同当我们把宇宙细化为原子、粒子时，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界限就被打破了，红蛛灰蝶、摩天大楼、一台缝纫机和达芬奇的大脑在粒子和波的层面上可以轮回。当然我们没有蠢到谈论什么十二属相，也许讨论的是一种拟态行为的现象。我有点不记得了。

几天后，我在朋友谈话中提到的网站上找到了那段话：

北美洲的米沃克人的神话传说，造物主郊狼将世界创造完之后，他想造人，可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心中没底，于是他把动物召集起来，大家一起商量。狮子说，它希望人有一个大嗓门，像它一样，使所有的动物都害怕。灰熊说，人应该有很大的力气，行动要敏捷，能无声迅速地跑步。雄鹿说，人如果没有头脑就显得呆蠢。猫头鹰说，人如果没有翅膀，

就没有用处了。最后，造物主郊狼结合了这些优点，就造出了人。

那是一本有点伪科学的电子书，但是我读出了隐藏在其背后的意思，大概是说人是一种二手的动物，是由地球其他动物的基因组合起来的，人身上所有的零件都是从动物身上借来或偷来的。从模糊科学上讲我们人类的身体还留存着许多动物的特征。比如人身上有许多陆地生物的遗存，其中属猿类的最多。此外还有其他动物的特征，如欧洲人蓝眼睛就是狼的双眼的翻版；非洲人的面孔有黑猩猩的特点。另外，人类在体表上还与海洋动物很相像，如人的皮肤都是光秃秃的罕有体毛，与它们一样都有较厚的皮下脂肪，对体内盐的平衡毫无感觉，和它们一样通过汗腺排出体内的盐分，等等。

就是说，人是动物优点的集合。作为一个物种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我不反对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在局部形象上我是一只二手的组装动物。但是我害怕我们与动物间的这种联系和相像，因为这种拟态现象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缺陷，即人根本不独立、不独特、不自然、自我严重缺席，要不为什么不所有动物都模仿人身上的某部分呢？当然不是讲故事的人出于一种毫无意义的谦逊。现在有点明白了，一直以来我对人和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未知和令人无法把握的东西感到很不安，这种不安正是因为我觉察到了我们是上帝一种不稳定、随时需要完善的产品。虽然很多时候，正是我们与事物以及动物之间这种令人无法把握的东西形成了文学、哲学和艺术。

“每样东西都是破的，”约翰·伯格很多年前在他《我们在此相遇》一书中写道，“每样东西——那些山脉，那些麦秆之海，那个在下面荡啊荡的小孩，那辆车，那座城堡，每样东西都是瑕疵品，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缺陷。”所以，地球上需要死亡，需要诞生，诞生就是为了给

那些从一开始就坏了的东西，有缺陷的东西，在死亡之后有个重新修补的机会。

人一出生就是次品，这是进化论用来控制我们故意设下的一个诡计，但我们不都是约翰·伯格，我们常常忽略这点。在人性层出不穷的缺憾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前赴后继的死亡恐怕永远没法修补完。但人的残次、人的缺憾需要被揭露，而有资格揭发这种残次这种缺憾的并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约翰·伯格，是动物。只有动物才能以人类不可能达到的天赋和品德向人类揭露我们的秘密和真相。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最后审判日那天怀罪的人以其丑陋的赤裸之身现身时，他们的外形就是一只只狂乱的古怪动物：带有翅膀的昆虫，长有猫头的蝴蝶，长着鳃金龟的鞘翅的狮身人面兽，双翅像是令人不安且贪婪的人类之手的鸟儿……不仅仅是审判日，在很多时候，狂暴、偏执、生机勃勃的兽性可以反观和弥补人性的平庸、无力和病弱。

嗯，有点扯远了。

好吧，我不如直接说动物们有时候是我们的另一个自我吧。既然我们的材料是动物的，既然连审判日我们都要以人和动物的混合体出现，那么允许我说，当我们声称我们喜欢某种动物时，其实代表动物的那些特性正是我们体内随时要做出逃逸姿态、不稳定的自我。我有很多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作家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如此着迷地研究蝴蝶翅膀上的鳞斑，是为了从这种小昆虫身上获取一种精耕细作的态度，以使用到他的文学事业上，从而形成自己对作品和人的特殊性、独特性、个性的敏锐和爱好。居斯塔夫·福楼拜夸张的举止和虚荣心来自于对数度出现在他生活里的鸚鵡的夸张外表的模拟。每次看到龙虾，我总会想起18世纪由一根蓝丝带牵在法国诗人钱拉·德·奈瓦尔手中在黄昏的卢森堡公园散步的那一只，龙虾好斗的愣头青模样与奈瓦尔真的有几分神似，奈瓦尔作为一个波希米亚诗人一生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激怒世人。

至于达利和蚂蚁，弗兰纳里·奥康纳和孔雀，弗里达·卡洛和猴子……动物映射我们的缺陷特点或者理想，这点令我觉得奇妙。

我最近在家中有意识养着的是一只田螺。我很奇怪我会将田螺视作宠物，当然不是出于对奈瓦尔怪异行为的轻率临摹，真实的情况是，有一天我从在菜场购买的作为食物的一只田螺妈妈身体里抠出了几粒还未到临盆火候的小田螺，然后试探性地将它们扔进一只养着绿萍的玻璃杯中。之后，奇迹就发生了，经过四个兄弟的相继死亡，这个本身就个头稍大的坚强者活了下来。尽管几个月过去后，这个小家伙同当初脱离母体时体形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它活下来了，生命的奇迹令我惊讶。

要知道在我这个小房间，死是很容易的事，因饥饿而死，因寂寞而死，因焦灼而死，因等待而死，因缺乏与世界共有一种延续性而死，每一种死亡都有可能逼近它，但是这只小田螺居然让死神扑了个空。从我扣下它到现在，已经快半年过去了，它活得如此坦然让人钦佩。有时候，在午睡结束的午后，我会看着它缓慢地从水草瘦弱的茎根上松下它柔软的触须，贴在玻璃壁上稍稍喘一口气，或者在水草的茎脉上以双杠运动员矫健的身姿松快地翻个身，当觉得周围的环境处在安全的状态下时，它还会有模有样地掀开那只用来遮羞和防卫的盖，把一只动物全部的柔软和柔情慷慨地送给我跟前来。它的动作拨缓了我房间里的时钟，在我周围形成了新的时间。这样的时间令我觉得无比恬静。

我低温地爱着它。但我避免被人说成一只田螺，因为除了有人描绘过田螺的美德，从未有人形容过它的智力；另外，我们之间的互动就只那短短的一瞥或者凝视，一瞥是我发出的，而凝视是它的。我没有很多时间去耐心观察一只主业作为人类食物、副业才有幸沦为人类宠物的田螺。而它有的是时间透过玻璃杯打量我，不过很难说，我也许是它的宠物呢。很多时候我甚至忘记它的存在，只有当我去给杯子换水

时，我才想到里面还有一只生灵。

接着我很快发现自己最近几个月的状态正在回应杯子里的这只田螺。三个月前的岗位变换造成了我可以从奔波的采访职业改为蹲守家中、静态地经常处于等待状态的工作，沉默的个性以及稀少的社交，使我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安逸和安全的墙，并渐渐向这只田螺靠近。我的外壳逐渐变得坚硬，并拥有保护自己的功能。是我在模仿它吗？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有时候很奇妙，事物与事物之间经常会相互勾结，相互渗透，以便形成镜像——同化的力量总是比异化更容易得逞。我生活的频率很快调成了一只瓶养田螺的频率。当福楼拜为了写作《一颗年轻的心》而将那只剥制的鹦鹉放在书桌前作为观察物时，他也许没有想到鹦鹉在人类跟前所具有的表演欲正在向他转移，以至于遭到龚古尔兄弟的嗤笑——这点同我目前的状态很相似。

我不会说到属相的。如果用12种属相来衡量人千变万化的个性，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就会失灵，我在本书中罗列的作家和艺术家没有一位与中国的十二生肖动物有瓜葛。就我本人而言，我也反对自己被描述成一只老虎。我有苦修兼懒惰的倾向，不像老虎常被寓意为富有进取心和攻击力。

那天，在谈话的高潮时分，我有点担心那位朋友接下来要将我是种什么动物说出口，因为我从未想过我到底是只什么动物，他声称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动物的轮廓，他说完这句的时候目光轮流扫过我和同事的脸。你知道，在那么快的时间里掩藏起自己是很难的，我迅速翻过几种表情，额肌、皱眉肌、鼻肌、咬肌、颊肌、三角肌、眼轮匝肌、上唇方肌、口轮匝肌、下唇方肌伸直、弯曲、反转，联动地形成几个神秘的漩涡——但终究没能敌过朋友的观察力，一秒钟后，他将一个结论脱口而出：人类。

这个结论让我哈哈大笑。